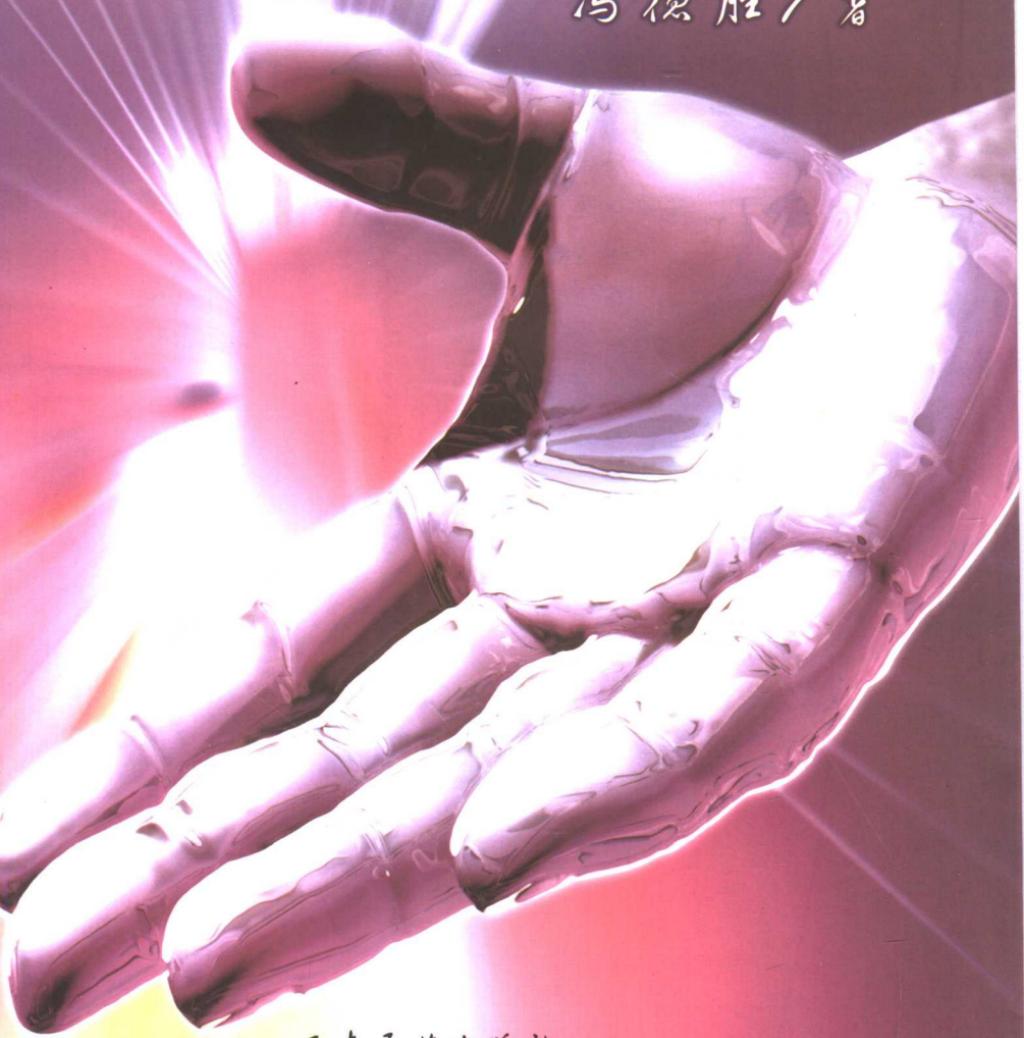


祁 哥

冯德胜 /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祁 祚

冯德胜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祁哥/冯德胜著.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12

ISBN 7 - 5367 - 3646 - 0

I. 祁…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7014 号

责任编辑	彭 华
责任校对	陈江涛
装帧设计	匡福宽 何志明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650032)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8. 37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 ~ 1000
定 价	20. 00 元
书 号	ISBN 7 - 5367 - 3646 - 0/I · 756



鶴趣 摄于意大利古城威尼斯

作者简介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曾任办公室主任、文化局局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云南分会理事。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云南日报》、《天津日报》、《新民晚报》、《文艺报》、《文学报》、香港《大公报》、《曼城晚报》、《民族文学》、《滇池》、《江南》、《黄河》等全国30多家报刊上发表80多万字中短篇小说、散文，多篇获奖。长篇传记文学《聂耳》(与人合作)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云南日报》连载评论，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多次播出，获第三屆云南文学艺术奖；《死亡诱惑》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哈尔滨日报》、《中国通俗文艺报》、《云南民族报》连载，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文艺报》、《云南政协报》评论；《远方有个世界》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台湾大地出版社再版，《香港大公报》连载，被译成法文、日文出版，《文艺报》、《文学报》、《民族文学》、《曼城晚报》评论；《潮湖》由北方出版社出版，《太阳报》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那哥》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简历辑入《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大辞典》。

目 录

一 碎	(1)
二 监控	(5)
三 抚慰	(25)
四 梦	(31)
五 淫幻药	(42)
六 对联	(48)
七 僵局	(56)
八 男人	(61)
九 恐惧	(71)
十 关系	(76)
十一 公德	(88)
十二 礼物	(105)
十三 母亲	(122)
十四 阴阳	(144)
十五 父亲	(157)
十六 算盘	(165)
十七 签牌	(180)
十八 哨声	(191)
十九 杀	(208)



二十	惶恐	(218)
二十一	颤抖	(227)
二十二	汗水	(236)
二十三	感应	(245)
二十四	准则	(2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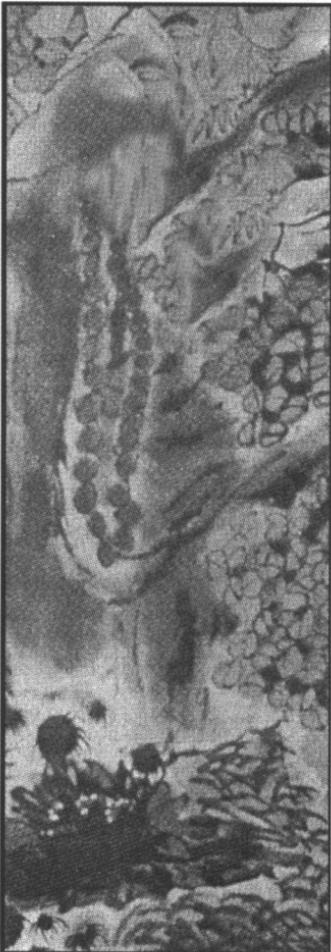
（本章所引的有关“神秘”和“神秘主义”的概念，都是从西方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政治学、美学、艺术学等学科中摘取的。）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能够像他们一样，每天都有时间去读书，那该多好啊。可是，我每天都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根本没有时间去读书。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钱去买书。所以，我只能通过网络来获取知识。虽然这样很不方便，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现在，我已经读了很多书，对很多领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不懈地努力，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

碎

平静的生活击
碎了。一颗子
弹就一颗子弹。





向琼，女，35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某省平阳县人。1988年1月与丈夫祁哥结婚。祁哥是某省平阳县大木林乡打假队队长。1988年3月，祁哥率队在该乡打假时，被当地犯罪分子围攻，祁哥头部负伤，后经抢救无效牺牲。同年5月，向琼被调回平阳，任县计生委办公室主任。

平静的生活击碎了。一颗子弹就一颗子弹。向琼的精神有点恍惚，感觉里极度的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浮想联翩生出来的，而是牛皮信封寄来的。星期二下午，办公室小杨给她送来了这个牛皮信封。她打开信封，掉出子弹。她吓坏了，接踵而来的是莫名的慌乱和恐惧。向琼看了一下信封上的邮戳，y省平阳。她明白了，这是犯罪分子对丈夫祁哥的威胁。接到报案，祁哥率着打假队赶赴y省平阳大木林乡打假。大木林乡的犯罪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打假队。这起恶性案件引起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抽调警力赶赴y省平阳大木林乡抓捕抗法的犯罪分子，打假队才得以解围。回到单位不到一个月，寄来了恐吓丈夫的子弹。

一个礼拜以来，向琼无时无刻都处在恐惧的折磨之中。特别是随着夜幕的降临，向琼有一种坐卧不安、彻夜不眠、越想越恐惧的焦虑。有时，向琼整个儿拥在丈夫怀里，紧紧地贴住丈夫，那颗子弹使向琼恍惚，眼前闪现的全是吐着白烟的枪口。向琼的鼻子猛然一酸，泪水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身子也随之颤抖。

祁哥问向琼为什么哭，哭得那么伤心，抽泣的弄得他睡不着觉。

向琼落着泪说：“害怕。”

“怕什么？我在你身边。”

“祁哥，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别怕。”祁哥安慰向琼道。

“祁哥！局长别当了，我们像普通人一样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行吗？”向琼恳求道。

“你有事瞒着我。”停了会，祁哥问向琼道，“发生什么事呢？”

向琼本不打算把事情告诉丈夫，丈夫太忙，不愿让丈夫背沉重的思想包袱。今天，又觉得这事还是告诉丈夫的好，让丈夫提高警惕，防范犯罪分子下毒手。

“祁哥！有件事我瞒你一个礼拜了。礼拜二，办公室小杨送了一封信给我，拆开信，滚出一颗子弹。我明白犯罪分子的目的，我和儿子不能没有你。”

祁哥听完向琼的述说，哈哈地笑着问向琼道：“信是哪里寄来的？”

“没落款，邮戳是y省平阳。”

“犯罪分子虚张声势吓唬我而已。”

“这些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

“别说一颗子弹，就是十颗子弹也吓不翻我一根毫毛。别怕！高高兴兴地吃饭，高高兴兴地睡觉。”

“罪犯狠毒！”

“人生自古谁无死，有如平平庸庸地死，不如轰轰烈烈地死。假如我真的遭遇不测，你把孩子抚养成人，我也就无牵无挂了。党培养教育我多年，



——《红与黑》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它通过主人公于连·索塞梅的悲剧遭遇，揭示了金钱在19世纪法国社会中主宰一切的丑恶现实。

让我担负这么重要的责任，能退缩吗？干事业总是有得有失，总要有人干，总会有牺牲，为国家的利益、为民族的利益牺牲也是光荣的。何况，我入党时宣过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领导，更应该以身作则。今天傍晚，我接到侦察员肖锋的电话，后天我又要出差了。我经常出差，帮不了你什么忙，多多体谅。”

听完丈夫的一席话，向琼鼻子一酸，再也忍不住伤感，泪水扑簌簌涌了出来。她能说什么呢？要说的全被泪水淹没了。她只有祈祷菩萨保佑，保佑她的祁哥平平安安。

“我就是你的大王，你就是我的臣民。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我让你吃肉，你就得吃肉。我让你吃草，你就得吃草。我让你吃屎，你就得吃屎。我让你吃屎，你就得吃屎……”

二

监控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
我这火眼金睛的猎人。





(1) 1995年1月1日，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后，将逐步统一国内的著作权法律与国际接轨，从而为中国的著作权保护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2) 1995年1月1日，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后，将逐步统一国内的著作权法律与国际接轨，从而为中国的著作权保护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蔚蓝色的江面上，海鸥从空中俯冲下来觅食。一群游人在沙滩上相互追逐着嬉闹。晚霞照射下，沙滩里的贝壳将藏在沙里的身子向外伸延，懒懒地蠕动，承受着霞光沐浴，亮晶晶的壳显得特别的可爱而耀眼。

得到沅州造假烟贩假烟的情报，肖锋接受了任务，扮成买烟老板赶赴沅州。沅州造假烟形成了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称为“鲲鹏”的犯罪集团，其组织严密，凡是跟他们联系买烟的人，都派“尾巴”陪伴，进行严密监视。肖锋以买烟老板的身份在沅州跟犯罪分子周旋近十天，终于查清了“鲲鹏”犯罪集团的大小头目及散在各处的黑工厂。肖锋打算甩掉“尾巴”将侦察到的情报向领导汇报，可“尾巴”步步紧跟，没有成功。今天傍晚，“尾巴”心血来潮，带上他的宝贝儿子约肖锋到江边赏景。江边的美景一下将孩子贪玩的情绪带了起来。孩子发现两只褐色的江蟹正从水里爬向沙滩，便拉着父亲的手要父亲陪他去捉江蟹。“尾巴”警惕性极高，儿子又缠得他无耐，“尾巴”气势汹汹地向儿子发火。肖锋拉住孩子的手，说：“伯伯带你捉江蟹，行吗？”孩子高兴了，大声道：“伯伯好！伯伯好！”

一老一小捉住江蟹，沙滩上挖了一条深深的沟，将江蟹放在沟里，让江蟹自由自在地爬行，孩子高兴得直拍巴掌。肖锋想这是个好机会，于是装

成肚子疼，手捂住肚子，吸着嘴，走过来问“尾巴”：“厕所在什么地方？”

“尾巴”指着百米外的那幢白色房子说：“那……”

肖锋捂住肚子，小跑步奔向那幢房子。进了厕所，肖锋急速地对守厕所的那位 50 多岁的妇女说：“大姐，给你二佰元钱，你的手机借我打个电话。”

“什么？”守厕妇女惊呆了。

肖锋掏出钱，放在守厕妇女手中，重复着刚才的话：“大姐，给你二佰元钱，你的手机借我打个电话。”

守厕妇女见肖锋给她那么多钱，乐了，急忙从兜里掏出手机递给肖锋。肖锋快速打完电话，把手机还给守厕妇女道：“大姐，对任何人都不许说我用过你的电话。”说完，转身往里走。

守厕妇女心里明白，出这么高的价用她的电话，这个电话肯定是高度机密的。于是，回应肖锋道：“明白！”

肖锋蹲茅坑不到两分钟，听到“尾巴”问守厕妇女：“大嫂，有公用电话吗？”

守厕妇女很干脆地回答：“没有。”

“尾巴”不死心，又说：“你的电话借我用用？”

守厕妇女拔高嗓门说：“我一个守厕老妇女，要电话做什么？跟别人借去。”

听了守厕妇女的回答，“尾巴”没再出声。肖



锋蹲在茅坑上暗暗高兴，心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尾巴”听了守厕妇女的回答，心里也是暗暗窃喜：“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我这火眼金睛的猎人！来这套把戏，太嫩了！”

“爸爸！江蟹！我要江蟹！”小孩一个劲地吵嚷。

“天快黑了，你妈等你吃饭哩！”

“不！我要玩江蟹嘛！”

显然，小孩玩兴未尽。

“听话！明天让你妈带你来玩。”

“我要伯伯跟我玩。”

孩子天真无邪，不知道他的父亲跟他称为伯伯的老侦察员肖锋正较量搏斗。

“别嚷！”“尾巴”显得心烦，大声对儿子呵斥道。

“……”

“尾巴”父子俩的对话肖锋听得清清楚楚。是呀，假若每个人和无邪童真的孩子一样没有邪恶，世界就太平了！人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世界就不会产生罪恶。但这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主义，有人类的地方，就有罪恶存在，这是唯物主义。人的邪恶膨胀了就犯罪，就像“鲲鹏”犯罪集团，明知道造假烟贩假烟是危害国家、危害民族利益的犯罪行为。自一九九一年以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法律法



规，如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技术监督局、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打击制售假商标整顿卷烟市场的通知》；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一九九三年七月二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一九九三年九月二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犯罪分子是知道国家法律法规的，但造假烟、贩假烟有高额的利润诱惑，因此犯罪分子常常把法律置之度外而铤而走险。据抓捕到的犯罪分子交代，一条八十元钱的假“红塔山”香烟，所有成本投入仅七八元钱，它可获取的利润是九倍多。这样丰厚的利润对那些邪恶膨胀的人来说，垂涎三尺。而沅州这个地方是闽南水陆交通极为发达的九龙江流域货物集散中心。这里人才荟萃，商业发达，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罪犯们肆无忌惮地把造出来的假“红塔山”、假“玉烟”、假“云烟”、假“阿诗玛”倾销全国，华北、华中、华南、西南等地的大城市贩卖假烟成灾。有的假“红塔



卷之三

山”还贩向了国外，造成国家上百亿的经济损失不说，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对那些造假烟贩假烟的犯罪分子要严惩不贷，恢复正常市场秩序。在这种形势下，云南省委、省政府成立了打假领导小组，从公安、检察系统抽调骨干组成打假队，对那些制假烟贩假烟的犯罪集团重拳打击。

肖锋就是从公安抽调到打假队的。肖锋受打假队队长祁哥的委派，装成买烟大户到沅州……一下飞机，接他的“尾巴”就带他在沅州豪华的洪运酒店住了下来，而且给他配了一套高档西服，将他所带的物品哪怕是一个线头一颗针都锁在了保险柜里。肖锋极为不高兴。“尾巴”看出了他的不高兴，忙向他解释说：“徐先生，这是我们行当里的规矩，在事未办完之前只能委屈了。”“尾巴”为什么喊他徐先生呢？来沅州之前肖锋的一切证件姓名都改为了徐昆。他照“尾巴”的吩咐将所有的物品放进了保险柜，“尾巴”快速按上了密码锁。当晚，“尾巴”为他接风洗尘，领略沅州风情，带他到一家华侨开的幽谷夜总会。夜总会富丽堂皇，如云的美女来自全国各地，开业以来生意非常红火。华灯辉煌，笙歌起舞。他跟“尾巴”坐下不久，两位身材苗条、面容娇好的女郎笑靥如花地迎了上来，开口就酥痒痒地说：“两位先生真帅，赏个脸跳个舞吧！”说着，两个女郎伸出白皙而嫩藕一般的手臂

拉“尾巴”和他。

肖锋推开姑娘的手臂，说：“我想静坐一会儿。”

“尾巴”发话道：“徐先生，难得姑娘开金口，跳一曲吧！”

碍于面子，他不好再说什么，便挺不自然地和邀请他的姑娘走进舞池。肖锋心不在焉，满脑子想着完成任务的事，舞步不按音乐节拍，时走时停。好在姑娘是个舞步高手，连推带拉带着他按音乐节拍走。此时的他哪有心思跳舞，满脑子是任务！任务！怎样完成任务！他是经过大风大浪锻炼的老侦察员，在与贩毒集团的较量中荣立过二等功并受到公安部的表彰。因为他有勇有谋，有破获大案的经验，这次成立打假队，市委分管政法的领导亲自点名将他抽到打假队。没想到，刚一接触，就啃上了硬骨头。“鲲鹏”犯罪集团组织的严密出乎他的预料，住进宾馆就把他的物件全“冷冻”了，这是他从未遇过的事，而且盯梢他的“尾巴”寸步不离。这说明犯罪集团造假烟贩假烟的手段之高明，组织之严密，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难于上青天。组织交给的任务能不完成吗？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完成，这点，肖锋没含糊过。怎样完成任务呢？“尾巴”一分钟都不离开他，而且，他没了通讯工具和领导的联络也中断了。这该怎么办呢？他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他

